

北斗译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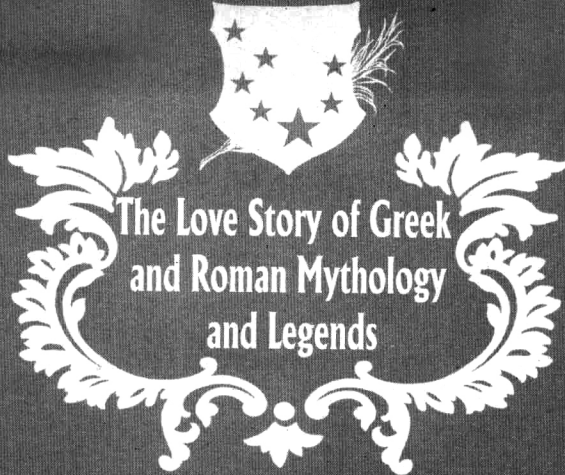


郑振铎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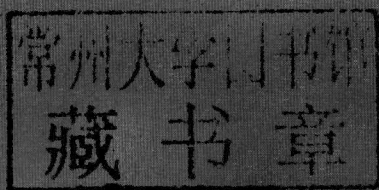
希腊罗马神话与 传说中的恋爱故事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■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北斗译丛



郑振铎 著



希腊罗马神话与 传说中的恋爱故事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中的恋爱故事 / 郑振铎译. —
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0.11
(北斗译丛)
ISBN 978-7-5399-3588-1

I. ①希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神话-作品集-古希腊
②神话-作品集-古罗马③民间故事-作品集-古希腊
④民间故事-作品集-古罗马 IV. ①I545.73②I546.7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19499 号

书 名 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中的恋爱故事
译 者 郑振铎
责任编辑 王昕宁
责任校对 汪晨发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652×960 毫米 1/16
字 数 110 千
印 张 7.75
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,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3588-1
定 价 10.00 元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- 001——叙言
- 003——大熊小熊
- 006——勒达与鹅
- 009——欧罗巴与牛
- 011——阿波罗与达佛涅
- 014——玉簪花
- 016——向日葵
- 018——恩底弥翁的美梦
- 021——乌鸦与柯绿妮丝
- 023——爱神的爱
- 038——巨人的爱
- 042——史克婊与喀耳刻
- 045——喀耳刻与辟考斯
- 048——象牙女郎
- 050——美婊与其父
- 055——阿多尼斯之死
- 060——歌者俄耳甫斯
- 066——白比丽丝泉
- 071——仙女波莫娜
- 075——那耳喀索斯
- 079——柏绿克丽丝的标枪
- 087——赛克斯与亚克安娜
- 094——潜水鸟
- 097——伊菲斯
- 100——俄诺涅与帕里斯
- 106——潘与西冷克丝
- 107——勒安德洛斯与赫洛
- 112——根据与参考

叙 言

前年十一月的前后，我正在伦敦的浓雾中住着。白天大都在不列颠博物院的阅览室中看书，五点多钟出院以后，又必到对门几家专售旧书、东方书的铺子里走走。当时，我颇想对于某一种东西，有比较有系统的研究，所以看的书多半是关于这一类的，买的书也多半是这一类的。过了二三个月之后，还是没有把捉到什么，只不过在大海里捞摸几只针似的，零星的得到一点东西；或者可能说，是略略的多看一点绝版的古书，多购到几部无人顾问的旧籍而已。偶然，心里感到单调与疲乏，便想换一方面，去看看别的书。手头恰有一部 J. G. Frazer 译注的 Apollodorus 的“*The Library*”，便常常的翻翻。每翻一次，便多一次为他的渊博无伦的注解所迷醉了。Apollodorus 的本文，原来不过是一种古代神话的干燥的节录而已，然而 Frazer 的注却引人入胜，处处诱导你向前走去。于是我便依了他的指导，陆续的去借阅许许多多的关于这一类的书。他所译注的另一部六大册的 Pausanias 的“*The Description of Greece*”，也天天放在我案头。我本来对于希腊的东西，尤其是神话，有些偏嗜，这么一来，更炽起我对于希腊神话的探求心来。我几乎忘了几个月来专心致志去研究的某一种东西了。我暂时归还了一切使人困疲的关于几个月来所研究的那一类的书。我在一大堆借来的参考书中，在白昼也须开着的灯光之下，拣着我所喜欢的几十段故事，逐一的译述出来。积有成稿时，便寄回上海，在《小说月报》发表，结果便成了这么一册《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中的恋爱故事》。当时，我还要将这些故事，不管是不是我自己所喜欢的，全都译述出来，后来因为另有别事，便将这个工作又搁了起来，直到了现在。将来继续写下去时，还不知在什么时候，所以先将这么一小册出版了，也许可以作一种“引玉”的砖，借以激起对于希腊罗马神话有兴趣、有研究的先生们全部译述的雄心。“恋爱故事”一个名辞原不十分妥善，但

因为这里所叙的全系关于恋爱的故事，所以暂时也不必归纳到“神话与传说”这个总题目之下，而仍让她独立着。将来如果能继续的将全部神话与传说译述完毕时，当然要将这二十多篇故事一一返本归原的；如果在几年之内没有继续的可能，则只能让这部畸形的“恋爱故事”独立存在着了。

这里的故事，其来历都一一的注明，请读者参看卷末的“根据与参考”。只有“勒达与鹅”一篇，文句全是我自己的，“歌者俄耳甫斯”一篇，也有一小半是我自己的补充。然而其所叙述的骨干却仍不曾违背了古老的传说。

1929年1月15日于上海

大熊小熊

朱必特(Jupiter)在阿耳卡狄亚(Arcadia)地方走来走去,偶然看见那里有一个美貌的处女,便双眼盯住了她,似乎骨头里生了火焰,爆发出新的力量来。她的名字叫做卡利斯托(Callisto),她不在家中织布纺纱,做女郎们常做的事;她的美发不加修饰,仅用一条白带束着,外衣紧紧地裹住身,手里有时执着银光闪烁的长矛,有时则执一张轻弓。她是狄爱娜(Diana)的女伴,没有一个仙女比她更为狄爱娜所喜的。现在,太阳刚刚经过中天,她为避那热光,走入一座阴凉的森林中;她把箭袋从肩头卸下,把弓放在地上,就仰卧在绿草芊芊的荫地,她的头轻轻枕在花纹精致的箭袋上。朱必特看见她这样的独自躺在地上,没有一个保护的人,便自念道:“我去偷偷地拥抱她,我的妻一定不会知道的;即使她后来会知道,难道她的愤怒竟能使我放弃了这么难得的幸福么?”立刻,他便变化成了狄爱娜的形状,他问道:“美丽的仙女,你刚才在什么地方打猎了来?”仙女从地上跳起。他微笑着,双手拥抱住她,又热切,又有力,不像那位处女神往常的神情。她正要答说她刚才在哪一个森林中打猎的,他却温和地抚摩着她,止住了她的话。后来他的粗暴的行动,把他的真面目露出来了。她虽尽力地抵抗——唉,约诺(Juno)如果在此见她这样的抵抗,后来一定不会那么酷待她了!——但一个女郎,怎么能够抵抗得过朱必特呢?最后,他满足了欲望,回到天上去了。她觉得一株株的高树似乎都长出光亮的双眼,看见她所做的罪恶,心里很不高兴,便飞奔出了林中,几乎忘记了她的箭袋与轻弓。

狄爱娜与一班侍从的仙女们这时正到山中来,她猎得了不少的野兽,心里十分骄傲,她瞥见卡利斯托,便叫她到面前来。卡利斯托起初退却了几步,抖抖的,以为朱必特又变了狄爱娜的形状来了。但当她看见了围侍着狄爱娜的仙女们,就知道她不是朱必特变的,立刻出来加入她们

的队中。唉，心中有了污点，一定表现于脸上，再也瞒不过人！她的双眼总是羞涩地望着地上，不再像往常一样紧随在女神的左右了，也不再在仙女们的前面第一个飞跑了；她默默不语，脸羞红不堪，这显然是做了什么亏心的事。然而狄爱娜不曾注意到。据说，她的仙女们却曾起过疑心的。明月圆了九度之后，女神进一座阴凉的森林，那里有一条泉水淙淙作响地流着。女神极口称美这个幽静的所在，便用足触着清凉的水，也很喜欢它的澄明，她说道：“这里没有人窥探，我们都脱了衣服，在这清水中沐浴一会罢。”别的女郎都高高兴兴地脱了衣服，跑入水中，嘻嘻哈哈地笑闹着；只卡利斯托满脸通红，一个人默默地立在岸上，迟之又久，不肯脱衣服。于是她的伙伴环立在她四周，不顾她愿不愿，强迫脱去她的衣服。她裸体了，她的罪恶便被发见了。她神志昏乱，想用双手去遮掩那怀孕的大肚。女神佛然变色，叫道：“去罢，不准玷污这圣水！”立刻，她将卡利斯托逐出了侍女的队伍，再也不许她出现于她的面前。

这时，朱必特的妻约诺早已知道了这事，久想得到一个机会使她受到痛苦，报复自己的仇恨；现在再也不能迟延了，因为小阿耳卡斯(Arcas)已经出世了。这像在约诺的妒火上加一把干柴，她脸若冰霜地望着新生的婴孩，叫道：“够了，下贱的淫妇；就这一个小东西，已完全证明你给与我的损害，以及我丈夫的卑鄙下流了！但你将逃不了我的报复；我要摧毁在朱必特眼中看来那么可爱的你的容貌。”她说着，一手握住卡利斯托的头发，把她拉到地上去。卡利斯托伸出双手哀求，但是她的白臂开始长出鬃鬃的黑毛来，她的手成为尖锐的利爪，她的红唇，为朱必特所爱好的，如今成为血盆似的大口了。约诺还怕她的祷告恳求的话会达到朱必特的耳中，便将她说话的能力也剥夺了；粗涩可怕的号叫声从她喉中发出。她虽然这样变成了一只黑熊，她的心却仍是从前的心；她不住地号叫着，宣泄她的忧愤，还时时举起新生的脚掌向天；她虽不能开口骂朱必特的忘恩负义，她心里却以为他确是这样的一个神。唉！她常常觉得不敢独住在无人的森林中，只想走近她的屋舍，流连在自己的田地与草场之上；她常常为自己的狗的吠声引到了山上，还以为自己是一个猎者。她常常忘记了自己是一只熊，不敢与同类相见；她怕见黑毛鬃鬃的熊，不知她如今也是其中的一个了；她也怕见目光闪闪的狼群，不知她如今可以不必怕它们了。

她的儿子阿耳卡斯如今十五岁了，他完全不知他母亲的悲惨的命运。有一次他正带了猎网到森林中去，恰好惊起了他母亲。她看见阿耳卡斯便站住了，眼光炯炯地向他望着，像一个认识他的人一样。他惊退了数步，不知这是什么意思，也怕望见那双盯住在他身上的光亮的眼睛。他见她正欲向他走来，便挺起利矛来，预备要刺进她的胸；然而天神不准这件事情实现，便把他们母子二人都带到天上去；他将他们放在天空里，成为邻近的两个星座，即是大熊小熊二星。我们至今每夜还看见他们熠熠的放着光明。约诺见她的情敌如今成了星座，位置在天上，心里虽十分愤怒，然而已没有方法再捉弄她了，她如今也成了一位女神了。

勒达与鹅

仙女勒达(Leda)长得身材秀俏,面貌娇艳,却从没有一个男人或男神或漫游于山泽间的好色的萨蒂尔(Satyr)之类来向她求婚;也没有一个神或人像顽蝇一样驱拂不去,追逐在她的后面。这因为她住在与外面世界隔绝的孤岛上;岛的四周都是从生的芦苇,终年不经刈割,高过人头;那时只有野鹅成群,时来休止,从没有一个牧童曾经到过,也没有一只牛或羊曾在那里临流而饮。春夏的时候,葱绿的苇草怒生,其中当然间杂着隔年的断梗干叶;秋冬的时候,一片枯黄,弥望皆是,连湖水的影子都被遮蔽了。所以岛外的人只看见那里是一个荒岛,住在岛上的勒达也从不曾知道岛以外还有一个世界,她以外还有许多神与人。她随意遨游,称心而憩,不知经过了多少的岁月。她每每躺在树荫下的绿草上,远远地望着灰斑色或金碧间杂的野鹅,时起时落,或连天而飞,或投苇而止。此外她所见是天上浮云,自舒自卷,自聚自散;是朝曦初上,午日当空,夕阳斜照;是缺月挂于树梢,清光泻于全岛;是繁星丽天,银河自转,熠熠发光,若相答语;她所闻是野鹅群鸣,凄悲透骨;是飓风过岛,芦苇有声;是微颺动树,枝条簌簌奏着雅乐;是骤雨落于枯芦,瑟瑟若冰雹的乱洒。她这样孤独地住着,无所谓哀,无所谓乐,也没有可喜的同伴,也没有触怒她的鄙夫。

然而有一天,她的环境,她的心境,却忽然地变了。这天她照常地卧在树荫下的草地上,懒散地看野鹅争食飞鸣,如明镜之照物,无所容心,也不复留影。忽然,远远的天空里显现一点洁如新雪的白点,不像浮云,不像雪片,它似乎发出闪闪的银光,映在蔚蓝的晴空,鲜明无比。这白点渐渐的近了,勒达不禁凝望着它,它似乎向着她飞来。到她看得清楚时,原来是一只羽毛雪白的鸟儿。它慢慢地飞落在丛苇旁的草地上。它的形状不像她见惯了的野鹅那么平庸而卑琐,它是雄健的,高视阔步,傲视一

切的；它也不像野鹜那么怯弱地惊避着她，反而一步步向她走近。现在勒达看得更清楚了，它全身白色，一点瑕疵也没有，羽毛光泽而清洁，有一张橘红的扁嘴，一双橘红的蹼足衬托着，更显得俊逸可爱。它的身体肥圆健壮，头颈长而有致；短短而恰与全身相称的腿足，一步步不徐不疾地在嫩绿的草场上向她走近。她心里第一次觉到有了一件可喜爱的东西。它走近她身边，她用手抚摩它的羽毛同腻滑的头与颈，它驯良地任她抚爱着，似乎同她是老朋友。她的掌心触着它细腻光滑的毛片，起了一种温暖的腻感，这是她从来未曾感到的。除自己的肌体之外，她从未曾抚触过第二个生物。这种温暖的腻感，使她的心脏起了未之前有的颤动。她心里有些纷乱了，手软瘫无力地落在它身上，不动也不移开。它却更挨近她一步，将柔和而又健壮有力的头颈，在她脂玉似的美肌上摩擦着；她心里更迷醉了，她感到又暖，又腻，又痒；仿佛如新浴之后，穿上一件在温火上温过的光滑的丝缎袍一样。她躺在草地上，任它摩擦着。她再没有力量抵抗它了；它的颈如今抚摩着她的胸前，合了双翼的身体如今在她的腰部擦着，橘红色的扁嘴如今不住地触着她耸起的乳房，使她不能动弹一下，化了石头似的软倒在地上。她的双颊醉了酒似的现着红红的光彩，她的心头卜卜地急跳着，双眼微微地阖着；似睡非睡的她心里更感乱不定了。她的手自然地由它身上落下；她即欲立起逃避，已经不可能的了。她全身已经没有丝毫力气，她瘫痪了，她酥融了，她不复是她自己的，似乎全身融化而升华于晶天之上。她是完全昏迷过去了，她已经不知道她自己如今在什么地方了。她似乎已经沉睡，她似乎在做一个美梦，那梦境又迷离、又惆怅。等到她慢慢地醒来时，已经不见那只可爱的白鸟，她身上似乎还留着一缕温腻的颤感，还留着一丝抓不着痒处的微痒。她的身体还软软无力，不能起立。她似乎还看见那只白鸟在晴空里飞着，如一顶蓝帽上镶了一粒小而鲜明的白宝石。

这只白鸟乃是神与人之主朱必特变的。朱必特变了鹅与勒达恋爱，不久，勒达便生了一个蛋，在蛋中出来了两个孪生的男孩子，一个是卡斯托耳(Castor)，一个是波吕克斯(Pollux)。后来，她嫁了丁达洛斯(Tyndareus)，又生了一个绝代的美人海伦(Helen)。据另一个传说，朱必特和她所生的乃是波吕克斯与海伦二人，卡斯托耳与另一个女子克吕泰谟涅斯

特拉(Clytemnestra),乃是她与丁达洛斯所生的。海伦后来嫁了斯巴达(Sparta)王墨涅拉俄斯(Menelaus);特洛亚(Troy)的王子帕里斯(Paris)却乘墨涅拉俄斯的远出,拐了她逃走,因此,便酿成了十年大战的特洛亚战争——这个战事在荷马(Homer)的“伊利亚特”(Iliad)里记载着。

欧罗巴与牛

在菲尼西亚(Phoenicia)一个秀美的山谷中,有两个孩子:卡德摩斯(Cadmus)与欧罗巴(Europa),和他们的母亲特里孚莎(Telephassa)一同住着。他们俩都是美丽活泼的孩子,不知道世间有什么愁苦的事。欧罗巴生得尤为娇媚可爱。他们兄妹天真烂漫地终日在田野中游散。那个可爱的地方真是值得终日游散的;有各种名花奇果,橘子在绿叶丛中发出黄金似的光,大堆的枣子在树上挂下来,低着头好像在沉睡,还有香橼树林发出迷人的烈芬,勾引人远远的到它树下去。卡德摩斯和他的妹妹常在这些树林花丛中游戏。有时,欧罗巴藏在茂草中要他去寻找,当他找到她时,他的笑声总震响满谷。有时,卡德摩斯采撷了不少的花朵,将它们结成花冠,放在他妹妹的头上。有时,他们在山上追奔,由山下追到谷中,又由谷中追到河边。在谷中有许多绿草场,那里放着许多牛羊,牧童牧女常并坐在树荫下谈心,或倾听邻近的一个牧人悠扬地吹着牧笛,或倾听一个老牧人叙述一篇动人的恋爱故事或英雄冒险故事,这些故事往往使他们落泪。卡德摩斯和欧罗巴却不加入他们的队伍,他们兄妹的身份是高贵的,两人只在林中田野中游玩。有时,卡德摩斯骑了牛向田中走去;欧罗巴则和别的女郎们采花,斗草,或半身倚着牛背谈话。沿了河走去,便是大海,海滩上有无数迷人的贝壳,这也是他们常去拾集的。有一天,卡德摩斯上山去了,欧罗巴和女伴们正在海边一片绿草地上游嬉。朱必特经过这里,在云端看见了她,立刻沉醉于她的美貌,似乎顽皮的小爱神,又向他射了支致命的情箭。但女伴绕她而立,他不能立刻走下来和她接近,于是他想到了一个方法。

恋爱与尊严不能合一,为了恋爱,便不能不卸下尊严的面目;于是神与人的父,右手执着雷震,一点头便使山岳震撼的朱必特,这时也不得不抛开了一切威仪,变成了一只牛,混在牛群之中,低着头,摇着尾,在草场

上吃草。他的颜色是纯白的，连蹄也是纯白的，衬着柔驯的棕黄的眼珠，更显得异常的可爱；他的白毛洁净如新浴，且有光泽，没有一点瑕疵，没有一滴污泥；他的颈部肥胖得圆滚滚的，两个肉褶似的喉袋由肩上挂下；他的双角很短，然而光泽无比，似经匠人磨研过，照在太阳光中珠宝似的发亮。他徐徐走近了欧罗巴。她惊诧他的美丽，又见他驯良可爱，便不怕他的走近。她将撷来的花朵，伸到他的白口边；朱必特心里愉悦，吻着她的手。他简直没有休息的时候，或在绿草场上往来，或在黄沙上打滚，看见她对于他渐渐的狎昵了；有时，他挨近她的身边，要她用温柔的手掌去抚拍他的胸部；有时低下他的角来，让她饰上花圈。现在，欧罗巴竟大胆地骑上他背上去。朱必特负了一个绝代的美人在背，心里不禁有些颤跳；他如孩童得到了所爱的糖果，不欲立刻吞下似的，故意徐徐地在草地上来回走着。她坐在他的身上，正如一个牧童骑在他的牛背上，在夕阳中缓步而归。她的女伴们跟在她后边，拍手欢笑。他渐渐的一步步向海边走去，她还不以为意；后来，他的足踏到绿波上了，她才开始惊骇起来，握着他的角要他回身。他却突然跳入海中，四足如腾云驾雾似的在海面上飞跑着。她骇叫起来，回望着她的海岸，岸上女伴们也惊叫了。然而不到一刻，她已经看不见陆地。她只好一手紧握住他的角，一手紧握着被风吹开的衣衫；她的惊慌的态度，更增加了她的美。她常常抬起白足，离开海面，不欲为拍溅的水波所湿；他则有意更深地沉入海中，使她更紧地抱在他的颈上。她的长袍的下端，被海风所吹，拂拂地向后飘荡着。朱必特将她带到了对岸，即欧罗巴的地方，回复了原形，和她生了一子。这时，卡德摩斯已由山上下来，听欧罗巴女伴们惊述前事，便奔回去报告他母亲，母亲要他出去寻找他的妹妹。他走遍了大地，哪里寻得到她的踪影呢！后来，他得了神示，中止他的寻找而去创造了一个新城底比斯(Thebes)。

阿波罗与达佛涅

阿波罗(Apollo),射杀了大蛇辟松(Python),心里很得意,肩着箭袋,执着银弓,趾高气扬而来。丘比特(Cupid)正站在路旁,笑嘻嘻地将他的小弓轻矢,西比东试,久久不发一箭。阿波罗见了,便站住了,说道:“你这好色的孩子,执了这张小弓有什么用处?你看我的弓,银光闪闪,安上了箭,杀那野兽顽敌,每发必中,直如探囊取物;新近才杀了一个巨怪辟松,它的身体真是硕大无朋,你见了一定要惊逃的。你的箭有什么用处?他们说,你是用它来燃起情人胸中的情火的。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,我也不来管你的那些坏事,反正你抢不了我的弓神的荣誉。”维纳斯(Venus)的儿子顽皮地回答他道:“阿波罗,你的箭百发百中,专射巨怪狠敌,我的箭却要射中你;你以杀死巨怪自夸,我的光荣却要比你更大。”他说罢,便展开银白色的一双小翼,在空中轻鼓着,悄然地飞上了帕耳纳索斯(Parnassus)山的峰尖,笑嘻嘻地用他肥白的小手,在箭袋中取出了两支性质不同的箭来,一支是燃起爱情的,一支是拒却爱情的;第一支是金子做的,箭头上金光闪闪,似有火焰发出;第二支颜色暗淡,箭头是铅的。他不经意地弯了弓,安上铅箭,向珀涅俄斯河(Peneus)的仙女达佛涅(Daphne)射去;又安上金箭,笑嘻嘻地向阿波罗射去,这一支箭直中在他的骨中。立刻,那个男的心中燃着熊熊的烈火,那个女的却躲避爱情若将浼焉。她只爱那没有人迹的深林,以猎取野兽为乐;她把独身与田野生活看得比爱情更重。她的金发,只用一根丝带束住,如万缕金泉似的松流在双肩上。许多男子要向她求婚,她一一地峻拒了;她怕讲爱情,怕与男子接近。她每每独憩于幽悄的树荫,再也不想到什么爱情,什么结婚,什么家庭之乐。她父亲珀涅俄斯常常对她说道:“女儿,你要为我寻一个女婿。”又道:“女儿,你要为我生一个外孙。”她只把爱情与结婚看成一种罪恶,一闻父亲提起这事,娇嫩可喜的双颊上便涨满了羞红,一

双白臂搂着她父亲的颈，说道：“父亲呀，请你允许我以处女终身吧；狄爱娜的父亲也曾这样的允许过她。”珀涅俄斯不得已，便允许了她。然而她的美貌就是她的敌人，她的娇媚的身材不容许她完成她的志愿。阿波罗热烈地爱上了她，只想和她结婚。他得不到他所求的，也忘记了问问自己的预言能力；正如一带干燥的草篱，旅人的火炬不留意放得太近了，它便熊熊地延烧起来。如此的阿波罗的心中种下了火苗，天天将希望的煤炭送下去。他凝望着她的雪白的嫩颈被围在不经意梳理的散发里，说道：“这些美发要是梳理起来，更将如何的美好呢。”他凝望着她的双眼，觉得明星还没有那样光亮可爱；他凝望着她的樱唇，却感觉仅仅凝望未能满足。他赞美欣赏她的手指、手和白臂；他幻想她衣服里面的肌体更将如何的柔嫩可爱。他正在呆呆地出神幻想，她却比风还快地飞逃去了。他说了许多甜言蜜语要求她停步，她如塞了双耳似的仍然飞逃。

他说道：“请你停步，珀涅俄斯河的仙女，我并不是像敌人似的追逐着你；可爱的仙女，请你停了步吧；羊在狼前飞逃，发抖的鹿在狮子前奔避，鸽子急鼓着颤抖抖的双翼要逃开鸷鹰的利爪；这些都因为惧怕他们的敌人之故。我跟着你却是为恋爱。唉，我怕你失足跌了一跤，又怕你经不起创伤的嫩足为荆棘所刺，又怕你因我跟在背后之故，受到苦厄。你所走的那条路怪崎岖不平的；我求你不要那么快地奔跑吧；你慢慢地跑，我也将慢慢地追。你想想看，这个喜欢你的人是谁。我不是山中的居民，我不是伺守牛羊的牧人。鲁莽的仙女呀，你不知道你逃避的是谁，才这样逃避的。我在许多地方为人民所崇奉，我的父亲是朱必特。我知道一切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事；我和着铿锵的琴声而歌唱。我的箭是每发必中的，但是，唉！他的箭比我的更利害，竟使我胸中受到从未受过的重伤。我发明了医药，世人崇拜我为医生之祖，我知道一切的药品。唉！只恨恋爱不能用药草医治；药草的力量使一切世人脱离苦境，独不能医治他们的主人！”

达佛涅仍然飞奔地逃避着，不顾他的絮絮叨叨的情话；他的话断断续续地到了她耳边便都死去了。她如今显得更可爱，大风将她的长衣飘飘地向后吹开，显露出她的肌肤来；微风将她的金发向后吹散，她的飞逃更增加了她的美态。少年的天神，不欲多费时间空言哀求，他的心为爱情所催迫，足步便加快了。正如一只猎狗在旷野中看见了一只白兔，没命

地追过去，而她也没命地逃避着。一个是时时刻刻预备扑向前去捉住他的牺牲，伸开了爪牙，紧迫在她的足跟之后；一个是时时刻刻疑心已被捉住，仅在间不容发之时脱出了他的爪牙，正当他的口要触着她时，她却一惊跳复飞逝了。这便是天神追着，仙女逃着的情形。他为爱欲而追，她因恐惧而逃；但追者附上了恋爱的双翼，已将追上她了，不让她有透一口气的余裕。现在她听见他的足步紧跟在她的足后了；现在她感到他的温暖的呼吸已扇着她的散发了。仙女没有力气了，双腿软颤，脸色灰白，呼吸急喘得透不过来；她悲哀地眼望着珀涅俄斯河水说道：“哦，父亲，帮助我！唉，大地，裂开了吞我进去吧！或者将我这个百忧之源的身体变了样子吧！”

她刚刚说完了祷语，她的骨节便硬化了；身体变成树干，头发变成树叶，双臂变成树枝，能奔善跑的足，如今固着在地，生出细根来了；她的头遮蔽在浓荫之中，遗存的只是她的美与洁净。她虽变了树，阿波罗还是喜爱着她。他用双手紧抱树干，觉得她的心仍在树干中卜卜地跳着。他的臂围抱着树枝，嘴唇连吻这株新树。她虽成了树，也似乎惊怯地退回，不愿受他的拥抱。他说道：“你虽不能成为我的妻，我仍将宠你为我的树。我的发上，我的琴上，我的箭袋上将常常用你所变的桂树的枝叶缀饰着；你将成为胜利者的荣冠。我的头发是永久不落的，你的绿叶也将终年常青。”阿波罗戚戚地不言了，桂树似乎感谢地点动她的桠枝，表白她的喜悦。